春秋繁露序

樓　郁

六經道大而難知惟春秋聖人之志在焉自孔子沒莫不有傳名于傳者五家用於世絕三而止爾其後傳出學散源迷而流分蓋公羊之學後有胡毋子都董仲舒治其

說信勤矣嘗爲武帝置對于篇又
自著書以傳于後其言微至要蓋
深於春秋者也然聖人之旨在經
經之失傳亡之失學故漢諸儒多
病專門之見各務高師之言至窮
智畢學或不出聖人大中之道使
周公孔子之志旣晦而隱焉董生

之書視諸儒尤博極閎深者也本傳稱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今其書十卷又總名繁露其是非請俟賢者辨之太原王君家藏此書常謂仲舒之學久鬱不發將摹印以廣之於天下就予求序因書其本末云慶曆七年二月日

春秋繁露序終

春秋繁露目錄

漢董仲舒撰

卷一 楚莊王第一 王極第二
卷二 竹林第三
卷三 玉英第四 精華第五
卷四 玉杯第六
卷五 滅國上第七 滅國下第八

隨本消息第九　盟會要第十
正貫第十一
十指第十二　重政第十三

卷六

服制象第十四
二端第十五　符瑞第十六
俞序第十七
離合袂第十八
立元神第十九
保位權第二十

卷七

考功名第二十一
通國身第二十二
三代改制第二十三

官制象天第二十四
堯舜湯武第二十五
服制第二十六五
卷八
度制第二十七
爵國第二十八
仁義法第二十九
必仁且知第三十
卷九
身之養第三十一
對膠西合作江都第三十二
觀德第三十三
奉本第三十四
卷十

深察名號第三十
實性第三十六
諸侯第三十七
五行第三十八
觀文第三十九
闕文第四十

卷十一

為人者天第四十一
五行之義第四十二
陽尊陰卑第四十三
王道通三第四十四
天容第四十五
天辨在人第四十六
陰陽位第四十七

卷十二
陰陽終始第四十八
陰陽義第四十九
陰陽出入第五十
天道無二第五十一
煖燠孰多第五十二
基義第五十三
廢文第五十四
卷十三
四時之副第五十五
人副天數第五十六
同類相動第五十七
五行相勝第五十八
五行相生第五十九

五行逆順第六十
治水五行第六十一

卷十四

治辭五行第六十二
五行變救第六十三
五行五事第六十四

郊語第六十五

卷十五

郊義第六十六
郊祭第六十七
四祭第六十八
郊祀第六十九
順命第七十
郊事對第七十一

卷十六
執贄第七十二
山川頌第七十三
求雨第七十四
止雨第七十五
祭義第七十六
循天之道第七十七

卷十七

天地之行第七十八
威德所生第七十九
如天之爲第八十
天地陰陽第八十一
天道施第八十二

春秋繁露

蘭雪堂○無窮目錄

春秋繁露卷第一

漢　董仲舒　撰

楚莊王第一

楚莊王殺陳夏徵舒春秋貶其文不予專討也靈王殺齊慶封而直爾楚子何也曰莊王之行賢而徵舒之罪重以賢君討重罪其於人心善若不貶孰知其非經春秋常欲宣嫌得者見其不得也是故齊桓不予專地而封晉文不予致王而朝楚莊弗予專殺而討三者

不得則諸侯之得殆恐是不待貶矣此楚靈之所以稱子而討也春秋之辭多所況是文約而法明也問者曰不予諸侯之專封復見於陳蔡之滅不予諸侯之專討獨不復見慶封之殺何也曰春秋之用辭已明者去之未明者著之今諸侯之不得專討固已明矣而慶封之罪未有所見也故稱楚子以伯討之著其罪之宜死以爲天下大禁曰人臣之行貶主之位亂國之臣雖不篡殺其罪皆宜死比干此其云尒也

春秋曰晉伐鮮虞奚惡乎晉而同

夷狄也曰春秋尊禮而重信〻重於地禮尊於身何以知其然也宋伯姬恐不（恐不一作疑）禮而死於火齊桓公疑信而虧其地春秋賢而舉之以爲天下法曰禮而信禮無不荅施無不報天之數也今我君臣同姓適女〻無良心禮以不荅有恐畏我何其不夷狄也公子慶父之亂魯危殆亡而齊桓安之於彼無親尚來憂我如何與同姓而殘賊遇我詩云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彼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人皆有此心也今晉文不以其同姓憂我而彊大厭我我心

望焉故言之不好謂之晉而已是
嫌辭也問者曰晉惡而不可親公
往而不敢至乃人情耳君子何恥
而稱公有疾也曰惡無故自來君
子不恥內省不疚何憂何懼是已
矣今春秋恥之者昭公有以取之
也臣凌其君始於文而甚於昭公
受亂陵夷而無懼惕之心囂囂然
輕詐安討犯大禮而取同姓接不
義而重自輕也人之言曰國家治
則四隣賀國家亂則四鄰散是故
季孫專其位而大國莫之正出走
八年死乃得歸身亡子危困之至
也君子不恥其困而恥其所以窮

昭公雖逢此特苟不娶同姓詎至於足雖娶同姓能用孔子自輔亦不至如是時難而治簡行枉而無故是其所以窮也春秋分十二世以爲三等有見有聞有傳聞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見也襄成文宣昌子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所見六十一年所聞八十五年所傳聞九十六年於所見微其辭於所聞痛其禍於傳聞殺其恩與情俱也足故遂季氏而言又雩微其辭也子赤殺弗忍言曰痛其禍也子般殺而書乙未殺其

恩也屈伸之志詳略之文皆應之吾以其近近而遠遠親親而踈踈也亦知其貴ヒ而賤賤重重而輕輕也有知其厚厚而薄ヒ善善而惡惡也有知其陽陽而陰陰白白而黑黑也百物皆有合偶偶之合之仇之匹之善矣詩云威儀抑ヒ德音秩秩無怨無惡卒由仇匹此之謂也然則春秋義之大者也得一端而博達之觀其是非可以得其正法視其温辭可以知其塞怨足故於外道而不顯於內諱而不隱於尊亦然於賢亦然此其別內外差賢不肖而等尊卑也義不訕

上智不危身故遠者以義諱近者以知畏畏與義兼則世一作逾愈近而言逾謹矣此定衰之所以微其辭以故用則天下平不用則安其身春秋之道也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是故雖有巧手弗脩規矩不能正方圓雖有察耳不吹六律不能定五音雖有知心不覽先王不能平天下然則先王之遺道亦天下之規矩六律已故聖者法天賢者法聖比其大數也得大數而治失大數而亂此治亂之分也所聞天下無二道故聖人異治同理也古今通達故先賢傳其法於後世

也春秋之於世事也善復古譏易
常欲其法先王也然而介以一言
三王者必改制自僻者得此以爲
辭曰古苟可循先王之道何莫相
因世迷是聞以疑正道而信邪言
甚可患也荅之曰人有聞諸侯之
君射貍首之樂者於是自斷貍首
縣而射之曰安在於樂也此聞其
名而不知其實者也今所謂新王
必改制者非改其道非變其理受
命於天易姓更王非繼前王而王
也若一因前制脩故業而無有所
改是與前王而王者無以別受命
之君天之所大顯也事父者承意

事君者儀志事天亦然今天大顯
己物襲所代而率與同則不顯不
明非天志故必徙居處更稱號改
正朔易服色者無佗焉不敢不順
天志也而明自顯也若其大綱人
倫道理政治教化習俗文義盡如
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
無易道之實孔子曰無爲而治者
其舜乎言其主堯之道而已此非
不易之效與問者曰物改而天授
顯矣其必更作樂何也曰樂異乎
是制爲應天改之樂爲應人作之
彼之所授命者必民之所同樂也
是故大改制於初所以明天命也

更作樂於終所以見天功也緣天下之所新樂而爲之文曲且以和政且以興德天下未徧合和王者不虛作樂樂者盈於內而動發於外者也應其治時制禮作樂以成之成者本末質文皆具矣是故作樂者必反天下之所始樂於已以爲本舜時民樂其昭堯之業也故韶者昭也禹之時民樂其三聖相繼故夏夏者大也湯之時民樂其救之於患害也故頀頀者救也文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也武武者伐也四者天下同樂之一也其所同樂之端不可一也作

樂之法必反本之所樂所樂不同事樂安得不世異是故舜作韶而禹作夏湯作頀而文王作武四樂殊各則各順其民始樂於己也吾見其效矣詩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樂之風也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當是時紂爲無道諸侯大亂民樂文王之怒而詠歌之也周人德已洽天下反本以爲樂謂之大武言民所始樂者武也云爾故凡樂者作之於終而名之以始重本之義也由此觀之正朔服色之改受命應天制禮作樂之異人心之動也二者離

而復合所爲一也

玉柩第二

春秋譏文公以喪娶難者曰喪之法不過三年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今按經文公乃四十一月乃一作方娶娶時無喪出其法也矣何以謂春秋之論事事莫重乎之喪娶曰志今娶必納幣納幣之月在喪分故謂之喪娶也且文公以秋祫祭以冬納幣皆失於大蚤春秋不譏其前而顧譏其後必以三年之喪肌膚之情也雖從俗而不能終猶宜未平於心今全無悼遠之志反思念娶事是春秋之所莫疾也故

譏不出三年於首而已譏以喪娶也不別先後賤其無人心也緣此以論禮禮之所重者在其志志敬而節具則君子予之知禮志和而音雅則君子予之知樂志喪而居約則君子予之知喪故曰非虛加之重志之謂也志為質物為文文著於質質不居文文安施質質文兩備然後其禮成文質偏行不得有我尒之名俱不能備而偏行之寧有質而無文雖弗予能禮尚少善之介葛盧來是也有文無質非直不予乃少惡之謂州公寔來是也然則春秋之序道也先質而後

文右志而左物故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推而前之亦宜曰朝云朝云辭令乎云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引而後之亦宜曰喪云喪云衣服云乎哉是故孔子立新王之道明其貴志以反和見其好誠以滅僞其有繼周之弊故若此也春秋之法以人隨君以君隨天曰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一日不可無君而猶三年稱子者爲君心之未當立也此非以人隨君耶孝子之心三年不當三年不當而踰年即位者與天數俱終始也此非以君隨天耶故屈民而申君屈

君而申天春秋之大義也
春秋論十二世之事人道浹而正
道備法布二百四十二年之中相
爲左右以成文采其居參錯非襲
古也是故論春秋者合而通之緣
而求之伍其比偶其類覽其緒屠
其贅是以人道浹而王法立以爲
不然今夫天子踰年即位諸侯於
封內三年稱子皆不在經也而操
之與在經無以異非無其辨也有
所見而經安受其贅也故能以比
貫類以辨付贅者大得之矣人受
命于天有善善惡惡之性可養而
不可改可豫而不可去若形體之

可肥臞而不可得革也是致雖有至贊能爲君親含容其惡不能爲君親令無惡書曰厥辟不辟去厥祗事親亦然皆忠孝之極也非至賢安能如是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耳文公不能服喪不時奉祭倒序以不三年又以喪娶娶於大夫以卑宗廟亂其羣祖以逆先公小善無一而大惡四五故諸侯弗予命大夫弗爲使是惡惡之微不臣之效也出侮於外入奪於內無位之君也孔子曰政逮於大夫四世矣蓋自文公以來之謂也

君子知在位者之不能以惡服人也是故簡六藝以贍養之詩書序其志禮樂純其美易春秋明其知六學皆大而各有所長詩道志故長於質禮制節故長於文樂詠德故長於風書著功故長於事易本天地故長於數春秋是非故長於治人能兼得其所長而不能偏舉其詳也故人主大節則知闇大博則業厭二者異失同貶其傷必至不可不察也是故善爲師者既美其道有慎其行齎時蚤晚任多少適疾徐造而勿趨稽而勿苦省其所爲而成其所湛竟故力不勞而

身大成此之謂聖化吾取之春秋脩春秋之微與其貴志也春秋脩本末之義達變故之應通生死之志遂人道之極者也是故君殺賊討則善而書其誅若莫之討則君不書葬而賊不復見矣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賊不復見以其宜滅絕也今趙盾弒君四年之後別獨復見非春秋之常辭也古今之學者異而問之曰是弒君何以復見猶曰賊未討何以書葬何以書葬者不宜書葬也而書葬何以復見者亦不宜復見也而復見二者同實不得不相若也盾之復見直以

赴問而辨不親弑非不當誅也則亦不得不謂悼公之書葬直以赴問而辨當故弑亦不當罪也若是則春秋之說亂矣豈可法哉故賈比而論是非難悉得其義一也今誅盾無傳訣無傳不交無傳以比言之法論也無比而處之誣辭也今視其比皆不當死何以誅之春秋赴問數百應問數千司留經中幡援比類以發其端卒無妄言而得應於傳者吟使外賊不可誅故皆復見而問曰此傷見何也言莫妄是何以得應乎故吾以其得應知其問之不妄以其問之

不妄知盾之獄不可不察也夫名爲弑父而實免罪者已有之矣亦有名爲弑君而罪不誅者逆而距之不若徐而味之且吾語盾有本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此言物莫無隣察視其外可以見其內也今按盾事而觀其心愿而不刑令而信之非篡弑之隣也按盾辭號呼天苟內不誠安能如是故馴其終始無弑之志挂惡謀者過在不遂去罪在不討賊而已臣之宜爲君討賊也猶子之宜爲父嘗藥也子不嘗藥故加之弑父臣不討賊故加之弑君其意一也所以示天

下廢臣子之節其惡之大若此也
故盾之不討賊爲弑君也與子之
不嘗藥爲弑父無以異盾不宜誅
以此參之問者曰夫謂之弑而有
不誅其論難知非衆之所能見也
故赦子之罪以傳明之盾不誅無
傳何也曰世亂義廢背上不臣簒
弑覆君者多而有明大惡之誅誰
言其誅故晉趙盾楚公子比皆不
誅之文而弗爲傳弗欲明之心也
問者三人弑其君重卿在而弗能
討者非一國也靈公弑趙盾不在
不在之與在惡有薄厚春秋責臣
而不計賊者弗繫臣子尔也責不

在而不討賊者乃加弑焉何其責厚惡之薄ヒ惡之厚也曰春秋之道視人所惑爲立說以大明之今趙盾賢而不遂於理皆見其善莫知其罪故因其所賢而加之大惡繫之重責使人湛思而自省悟以反道曰吁君臣之大義父子之道乃至乎此此所由惡薄而責之厚也他國不討賊者諸斗筲之民何足數哉弗繫人數而已此所由惡厚而責薄也傳曰輕爲重ヒ爲輕非是之謂乎故公子比嫌可以立趙盾嫌無臣責許止嫌無子罪春秋爲人不知惡而恬行不備也是

故重累責之以矯枉世而直之矯者不過其正弗能直知此而義畢矣

春秋繁露卷第一

蘭雪堂等數活字版

春秋繁露卷第二

漢董仲舒撰

林竹第三

春秋之常辭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國爲礼至邲之戰偏然反之何也曰春秋無通辭從變而移今晉變而爲夷狄楚變而爲君子故移其辭以從其事夫莊王之舍鄭有可貴之美晉人不知其善而欲繫之所救已解如挑與之戰此無善上之心而輕救民之意也是以賤之

而不使得予賢者爲禮秦穆侮蹇叔而大敗鄭文輕衆而喪師春秋之敬賢重民如是匕故戰攻侵伐雖數百起必一二書傷其害所重也問者曰其書戰伐甚謹其惡戰伐無辭何也曰會同之事大者主小戰伐之事後者主先苟不惡何爲使起之者居下是其惡戰伐之辭已且春秋之法凶年不脩舊意在無苦民尒苦民尚惡之況傷民乎傷民尚病之況殺民乎故曰凶年脩舊則譏造邑則諱是害民之小者惡之小也害民之大者惡之大也今戰伐之於民其爲害譏何

致意而觀指則春秋之所惡者不任德而任力驅民而殘賊之其所好者設而勿用二義以服之也詩云矢其文德洽此四國比春秋之所善也夫德不足以親近而文不足以來遠而斷七以戰伐爲之者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義也難者曰春秋之書戰伐也有惡有善也惡詐擊而善偏戰耻伐喪而榮復讎奈何以春秋爲無義戰而書惡之也曰凡春秋之記災異也雖由有數莖猶謂之無麥苗也今天下之大三百年之久戰攻侵伐不可勝數而復讎者有二焉是何

以異於無麥苗之有數莖哉不足以難之故謂之無義戰也以無義戰爲不可則無麥苗亦不可矣以無麥苗爲可則無義戰亦可矣若春秋之於偏戰也善其偏不善其戰有以效其然也春秋愛人而戰者殺人君子奚說善殺其所愛哉故春秋之於偏戰也猶其於諸夏也隱之魯則謂之好隱之夷狄則謂之內比之詐戰則謂之義比之不戰則謂之不義故盟不如不盟然而有所謂善盟戰不如不戰然而有所謂善戰不義之中有義之中有不義辭不能及皆在於指

非精心竟思者其孰能知之詩云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尔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由是觀之見其指者不任其辭不任其辭然後可與適道矣

馬子反爲其君使廢君命與敵情從其所請與宋平是內專政而外擅名也專政則輕君擅名則不臣而春秋大之奚由哉曰爲其有慘怛之恩不忍餓一國之民使之相食推恩者遠之而大爲仁者自然而美今子反出己之心矜宋之民無計其間故大之也難者曰春秋之法卿不憂諸侯政不在大夫

子反爲楚臣而恤宋民是憂諸侯也不復其君而與敵平是故在大夫也溴古闐反梁之盟信在大夫而春秋刺之爲其奪君尊也平在大夫亦奪君尊而春秋大之此所問也且春秋之義臣有惡君名美故忠臣不顯諫欲其由君出也書曰尒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尒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唯我君之德此爲人臣之法也古之良大夫其事君皆若是今子反去君近而不復莊王可諫而不告皆以其解二國之難爲不得已也柰其奪君名美何此所惑也曰春秋之道

固有常變之用於變常用於常各止其科非相妨也今諸子所稱皆天之常雷同之義也子反之行一曲之變術脩之義也夫自驚而體失其容心驚而事有所忘人之情也通于驚之情者取其一美不盡其失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此之謂也今子反徃視宋聞人相食大驚而哀之不意之至於此也是以心駭目動而違常禮之若庶於仁文質而成體者今使人相食大失其仁安著其禮方救其質奚恤其文故曰當仁不讓此之謂也春秋之辭有所謂賤者夫有賤乎賤

者則亦有貴乎貴者矣今讓者春秋之所貴雖然見人相食驚人相爨救之忘讓其君子之道有貴於讓者也故說春秋者無以平定之常義疑變故之大義則幾可諭矣春秋記天下之得失而見所以然之故甚幽而明無傳而著不可不察也夫泰山之爲大弗察弗見而況微眇者乎故按春秋而適往事窮其端而視其殺得志之君子有喜之人不可不慎也齊頃公親齊桓公之孫國固廣大而地勢便利矣又得霸主之餘尊而志加於諸侯以此之故難使會同而易使驕

奢即位九年末嘗肯一與會同之事有怒魯衛之志而從諸侯于清丘斷道春往伐魯入其北郊顧返伐衛敗之新築當是時也方乘勝而志廣大國往聘慢而弗敬其使者晉魯俱怒內悉其衆外得黨與衛曹四國相輔大困之鞌獲齊頃公散逢丑父深本頃公之所以大辱身幾亡國爲天下笑其端乃從懾魯勝衛起伐魯魯不敢出擊衛大敗之因得氣而無敵國以興患也故曰得志有喜不可不戒此其效也自是後頃公恐懼不聽聲樂不飲酒食肉內愛百姓問疾弔喪

外敬諸侯從會與盟卒終其身家
國安寧是福之本生於憂而禍起
於喜也嗚呼物之所由然其於人
切近可不省耶

逢丑父殺其身以生其君何以不
得爲知權丑父欺晉祭仲許宋俱
枉正以存其君然而丑父之所爲
難於祭仲祭仲見賢而丑父猶見
非何也曰是非難別者在此此其
嫌疑相似而不同理者不可不察
夫去位而避兄弟者君子之所甚
貴獲虜逃遁者君子之所甚賤祭
仲措其君於人所甚貴以生其君
故春秋以爲知權而賢之丑父措

其君於人所甚賤以生其君春秋以爲不知權而簡之其俱枉正以存君相似也其使君榮之與使君辱不同理故凡人之有爲也前枉而後義者爲之中權雖不能成春秋善之魯隱公鄭祭仲是也前正而後有枉者謂之邪道雖能成之春秋不愛齊頃公逢丑父是也夫冒大辱以往其情無樂故贊人不爲也而衆人疑焉春秋以爲人之不知義而疑也故示之以義曰國滅君死之正也正也者正於天之爲人性命也天之爲人性命使行仁義而羞可恥非若鳥獸然苟爲

生苟爲利而已是故春秋推天施而順人理以至尊爲不可以生於至辱大羞故獲者絕之以至辱爲亦不以加於至尊大位故雖失位弗君也已反國復在位矣而春秋猶有不君之辭況其溷然方獲而虜邪其於義也非君定矣若非君則丑父何權矣故欺三軍爲大罪於晉其免頃公爲辱宗廟於齊是以雖難而春秋不愛丑父大侯宜言於頃父曰君慢侮而怒諸義是失禮大矣今被大辱而弗能死是無恥也而復重罪請俱死無辱宗廟無羞社稷如此雖陷其身尚有

廉名當此之時死賢於生故君子生以辱不如死以榮正是之謂也由法論之則丑父欺而不中權忠而不中義以爲不然復察春秋春秋之序辭也置王於春正之間非曰上奉天施而下正人然後可以爲王也云耳今善匕惡匕好榮憎辱非人能自生此天施之在人者也君子以天施之在人者聽之則丑父弗忍也天施之在人者使人有廉耻有廉耻者不生於大辱大辱莫甚於東南面之位而束獲爲虜矣曾子曰辱君可避匕之而已及其不可避君子視死如歸謂如

頃公者也

春秋曰鄭伐許奚惡于鄭而夷狄之也曰衛侯速卒鄭師侵之是伐喪也鄭興諸侯盟于蜀以盟而歸諸侯於是伐鄭是叛盟也伐喪無義叛盟無信無信無義故大惡之

問者曰是君死其子未踰年有稱伯不子法辭其罪何曰先王之制有大喪者三年不呼其門順其志之不在事者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居喪之義也今縱不能如是崇何其父卒未踰年即以喪舉師也春秋以薄恩且施失其子心故不復得稱子謂之鄭伯以辱之也

且其先君襄公伐喪叛盟得罪諸
侯諸侯怒之未解惡之未已繼其
業者宜務善以覆之今又重之以
無故居喪以伐人父伐人喪子以
喪伐人父加不義於人子施失恩
於親以犯中國是父負故惡於前
已起大惡於後諸侯果怒而憎之
卒而俱至謀共擊之鄭乃恐懼去
楚而成蟲牢之盟是也楚與中國
俠而擊之鄭罷弊危亡終身愁辜
吾本其端無義而敗由輕心然孔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知其
為得失之大也故禁而慎之今鄭
伯既無子恩又不熟計一舉兵不

當被患不窮自取之也是以生不得稱子去其義也死不得書葬見其罪也曰有國者視此行身不放義興事不審時其何如此尔

春秋繁露卷第二

蘭雪堂藏版

春秋繁露卷第三

漢　董仲舒　撰

玉英第四

謂一元者大始也知元年志者大人之所重小人之所輕是故治國之端在正名匕之正興五世五傳之外美惡乃形可謂得一作冐其真矣非子路之所能見非其位而即之雖受之先君春秋危之宋繆公是也非其位不受之先君而自即之春秋禍之吳王僚是也雖然苟

能行善得衆春秋弗危衛侯晉以
正書葬是也俱不宜立而宋繆受
之先君而危衛宣弗受先君而不
危以此見得衆心之爲大安也故
齊桓非直弗受之先君也乃率弗
宜爲君者而立罪亦重矣然而知
恐惧敬舉賢人而以自覆蓋知不
背要盟以自湔浣也遂爲賢君而
霸諸侯使齊桓被惡而無此美得
免殺滅乃幸己何霸之有魯桓忘
其憂而禍逮其身齊桓憂其憂而
立功名推而散之凡人有憂而不
知憂者凶有憂而深憂之者吉易
曰復自道何其咎此之謂也匹夫

之反道以除咎尚難人主之反道以除咎甚易云德輶如毛言其易也

公觀魚于棠何惡也凡人之性莫不善義然而不能義者利敗之也故君子終日言不及利欲以勿言愧之而已愧之以塞其源也夫位動風化者徒言之利名尔猶惡之況求利乎故天王使人求賻求金皆爲大惡而書今非直使人也親自求之是爲甚惡譏何故言觀魚猶言觀社也皆諱大惡之辞也春秋有經禮有變礼爲如安性平心者經禮也有至於性雖不安於

心雖不平其道無以易之此變禮也是故婚禮不稱主人經禮也辭窮無稱亡主人變禮也天子三年然後稱王經禮也有物故則未三年而稱王變禮也婦人無出境之事經禮也母爲子娶婦奔喪父母變禮也明乎經變之事然後知輕重之分可與適權矣難者曰春秋事同者辭同此四者爲俱變禮而或達於經或不達於經何也曰春秋理百物辨品類別嫌微脩本末者也是故星墜謂之隕螽墜謂之雨其所發之處不同或降於天或發於地其辭不可同也今四者俱

爲變禮也同而其所發亦不同或發於男或發於女其辭不可同也是或達於常或達於變也桓之志無王故不書王其志欲立故書即位書即位者言其弑君況也不書王者以言其背天子是故隱不言正桓不言王者皆從其志以見其事也從贊之志以達其義從不肖之志以著其惡由此觀之春秋之所善也所不善亦不善也不可不兩省也

經曰宋督弑其君與夷傳言莊公馮弑之不可及於經何也曰非不可及於經其及之端耶不足以類

鉤之故難知也傳曰臧孫許與晉郤克同時而聘乎齊案經無有豈不微哉不書其往而有避也今此傳言莊公馮而於經不書亦以有避也是故不書聘乎齊避所羞也不書莊公馮殺避所善也讓者春秋之所善宣公不與子而與其弟其弟亦不與子而反兄之子雖不中法皆有讓高不可弃也故君子爲之諱不居王之謂避其後亂移之宋督以存善志此亦春秋之義善無遺也若直一作止書其篡則宣繆之高臧而善之無所見矣難者曰爲賢者諱皆言之爲宣繆諱獨

弗言何也曰不成於賢也其爲善不法不可取亦不可棄亡之則棄善志也取之則害王法故不棄亦不載以意見之而已苟志於仁無惡此之謂也

器從名地從主人之謂制權之端焉不可不察也夫權雖反經亦必在可以然之域不在可以然之域故雖死亡終弗爲也公子目夷是也故諸侯父子兄弟不宜立而立者春秋視其國與宜立之君無以異也此皆在可以然之域也至於鄫取乎莒以之爲同居目曰莒人滅鄫此不在可以然之域也故諸

侯在不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大德大德無踰閑者謂正經諸侯在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小德小德出入可也權譎也尚歸之以奉鉅經耳故春秋之道博而要詳而反一也公子目夷復其君終不與國祭仲己予後改之晉荀息死而不德衛曼姑拒而弗內此四臣事異而同心其義一也目夷之弗予重宗廟祭仲予之亦重宗廟荀息死之貴先君之命曼姑拒之亦貴先君之命也事雖相反所爲同俱爲重宗廟貴先君之命耳難者曰公子目夷祭仲之所爲者皆存之事君善

之可矣荀息曼姑非有此事也而所欲恃者皆不宜立者何以得載乎義曰春秋之法君立不義立不書大夫立則書匕之若弗予大夫之得立不宜立者也不書予君之不立宜立者非也君之得立之也荀息曼姑既立之大夫奉之是也荀息曼姑之所得爲義也難紀季曰春秋之法大夫不得用地又曰公子無去國之義又曰君子不避外難紀季犯此三者何以爲賢匕臣固盜地以下敵棄君以避患乎曰賢者不爲是匕故託賢於紀季以見季之弗爲也紀季弗爲而紀侯使之可

知矣春秋之書事時詭其實以有避也其書人時易其名以有諱也故詭晉文得志之實以代諱避致王也詭莒子號謂之人避隱公也易慶父之名謂之仲孫變盛謂之成諱大惡也然則說春秋者入則詭辭隨其委曲而後得之今紀季受命乎君而經專無善一名而文見賢此皆詭辭不可不察春秋之於所賢也到順其志而一其辭章其義而褒其美今紀侯春秋之所貴也是以聽其入齊之志而詭其服罪之辭也移之紀季故告糴於齊者實莊公爲之而春秋詭其

辞以予臧孫辰以酅入于齊者實紀侯爲之而春秋詭其辞以予紀季所以詭之不同其實一也難者曰有國家者人欲立之固盡不聽國滅君死之正也何賢乎紀侯曰齊將復讎紀侯自知力不加而志距之故謂其弟曰我宗廟之主不可以不死也汝以酅往服罪於齊請以立五廟使我先君歲時有所依歸率一國之衆以衛九世一作代之主襄公逐之不去求之弗予上下同心而俱死之故謂之大去春秋賢死義且得衆心也故爲諱滅以爲之諱見其賢之也以其賢之

也見其中仁義也

精華第五

春秋愼辭謹於名倫等物者也是故小夷言伐而不得言戰大夷言戰而不得言獲中國言獲而不得言執名倫也有小夷避大夷而不得言獲中國避天子而不得言執名倫弗予嫌於相臣之辭也是故小大不踰等貴賤如其倫義之正也

大雩者何旱祭也難者曰大旱雩祭而請雨大水鳴鼓而攻社天地之所爲陰陽之所起也或請焉或怒焉者何曰大旱者陽滅陰也陽

滅陰者尊壓卑也固其義也雖大甚拜請之而已無敢有加也大水者陰滅陽也陰滅陽者卑勝尊也日食亦然皆下犯上以賤傷貴者逆節也故鳴鼓而攻之朱絲而脅之爲其不義也此亦春秋之爲彊禦也故變天地之位正陰陽之序直行其道而不忘其離義之至也是故脅嚴社而不爲不敬靈出天王而不爲不尊上辭父之命而不爲不承親絕母之屬而不爲不孝慈義矣夫一作乎

難者曰春秋之法大夫無遂事又曰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

則專之可也又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又曰聞喪徐行而不反也夫既曰無遂事矣又曰專之可也既曰進退在大夫矣又曰徐行不反也若相悖然是可謂也曰四者各有所處得其處則皆是也失其處則皆非也春秋固有常義又有應變無遂事者謂平生安寧也專之可也者謂救危除患也進退在大夫者謂將率用兵也徐行不反者謂不以親害尊不以私妨公也此之謂將得其私知其權故公子結受命往媵陳人之婦于鄄道生事從齊桓盟春秋弗非以

爲救莊公之危公子遂受命使京師道生事之晉春秋非之以爲是時僖公安寧無危而救故有危而不專救謂之不忠無危而擅生事是卑君也故此二臣俱生事春秋有是有非其義然也

齊桓仗賢相之能用大國之資即位五年不能致一諸侯於柯之盟見其大信一年而近國之君畢至鄄幽之會是也其後二十年之間亦久矣尚未能大合諸侯也至於救邢衛之事見存亡繼絕之義而明年遠國之君畢至貫澤陽穀之會是也故曰親近者不以言召遠

者不以使其效也其後矜功振而自足而不修德故楚人滅弦而志弗憂江黃伐陳而不往救損人之國而執其大夫不救陳之患而責陳不離不復安鄭而必欲必之以兵功未成而志已滿矣故曰管仲之器小哉此之謂也自是日衰九國叛矣

春秋之聽獄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邪者不待成首惡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論輕是逢丑父當斷而轅濤塗不宜執魯季子追慶父而吳季子釋闔庐此四者罪同異論其本殊也俱欺三軍或死或不死

俱弑君或誅或不誅聽訟折獄可無審邪故折獄而是也理益明教益行折獄而非也闇理迷衆與教相妨教政之本也獄政之末也其事異域其用一也不可不以相順故君子重之也

難晉事者曰春秋之法未踰年之君稱子蓋人心之正也至里克殺奚齊避此正辭而稱君之子何也曰所聞詩無達詁易無達吉春秋無達辭從變從義而一以奉人仁人録其同姓之禍固宜異操晉春秋之同姓也驪姬一謀而三君死之天下所共痛也本其所爲匕之

者蔽於所欲得位而不見其難也春秋疾其所蔽故去其位辭徒言君之子而已若謂奚齊曰嘻匕爲大國君之子當貴足矣何以兄之位爲欲居之以至此乎云尒録所痛之辭也故痛之中有痛無罪而受其死者申生奚齊卓子是也惡之中有惡者已立之已殺之不得如他臣之弑君者齊公子商人是也故晉禍痛而齊禍重春秋傷痛而敦重是以奪晉子繼位之辭與齊子成君之號詳見之也古之人有言曰不知來視諸往今春秋之爲孝也道往而明來者也然而其

辟體天之微故難知也弗能察寂一作蒙若無能察之無物不在是故爲春秋者得一端而多連之見一空而博貫之則天下盡矣魯僖公以亂即位而知親任季子ヒヒ無恙之時內無臣下之亂外無諸侯之患行之二十年國家安寧季子卒之後魯不支隣國之患直乞師楚耳僖公之情非輒不肖而國衰益危者何也以無季子也以魯人之若是也亦知他國之皆若是也以他國之皆若是亦知天下之皆若是也此之謂連而貫之故天下雖大古今雖久以是定矣以所任

賢謂之主尊國安所任非其人謂之主卑國危万全必然無所疑矣其在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夫鼎折足者任非其人也覆公餗者國家傾也是故任非其人而國家不傾者自古至今未嘗聞也故吾按春秋而觀成敗乃切悁悁於前世之興亡也任賢臣者國家之興也夫知不足以知賢無可柰何矣知之不能任大者以死亡小者以亂危其若是何邪以莊公不知季子賢邪安知病將死召而授以國政以殤公為不知孔父賢邪安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二主知皆足

以知賢而不決不能任故魯莊以危宋殤以弑使莊公蚤用季子而宋殤素任孔父尚將興隣國豈值弑哉此吾所悁ヒ而悲者也

春秋繁露卷二

蘭雪堂藏版

春秋繁露卷第四

漢董仲舒撰

王道第六

春秋何責乎元而言之元者始也言本正也道王道也王者人之始也也王正則元氣和順風雨時景星見黃龍下王不正則上變天賊氣並見五帝三王之治天下不敢有君民之心什一而稅教以愛使以忠敬長老親上而尊上不奪民時使民不過歲三日民家給人足無

怨望忿怒之患強弱之難無讒賊
妬嫉之人民修德而美好被髮銜
哺而游不慕富貴恥惡不犯父不
哭子兄不哭弟毒虫不螫猛獸下
愽抵虫不觸故天爲之下甘露朱
草生醴泉出風雨時嘉禾興鳳皇
麒麟遊于郊囹圄空虛畫衣裳而
民不犯四夷傳譯而朝民情至朴
而不文郊天祀地秩山川以時至
封于泰山禪于梁父立明堂宗祀
先帝以祖配天天下諸侯各以其
職來祭貢土地所有先以入宗廟
端冕盛服而後見先德恩之報奉
元之應也

桀紂皆聖王之後驕溢妄行侈宮室廣苑囿窮五采之變極飾材之工困野獸之足竭山澤之利食類惡之獻奪民財食高雕文刻鏤之觀盡金玉骨象之工盛羽族之飾窮（一作殽）白黑之變深刑妄殺以凌下聽鄭衛之音充傾宮（一作害）之志灵虎兕文采之獻以希見之意賞佞賜讒以糟爲丘以酒爲池孤貧不養殺聖賢而剖其心生燔人聞其臭剔孕婦見其化斮朝涉之足察其拇（一作腔一作脛）殺梅伯以爲醢刑鬼侯之女取其環誅求無已天下空虛羣臣畏恐莫敢盡忠紂愈自

賢周發兵不期會于孟津之上者八百諸侯共誅紂大亡天下春秋以爲戒曰亳社災周衰天子微弱諸侯力政大夫專國士專邑不能行度制法文之禮諸侯背叛莫脩貢聘奉獻天子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孽殺其宗不能統理更相伐銼以廣地以疆相脅不能制屬疆奄弱衆暴寡富使貧并兼無已臣下上僭不能禁止日爲之食星霣如雨七螽沙鹿崩夏大雨水冬大雨雪霣石于宋五六鷁退飛霣霜不殺草李梅實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地震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晝

晦彗星見于東方孛于一作外大辰鸜鵒來巢春秋異之以此見悖亂之徵孔子明得失差貴賤反王道之本譏天王以至太平刺惡譏微不遺小大善無細而不舉惡無細而不去進善誅惡絶諸本而已矣

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刺不及事也天王伐鄭譏親也會王世子譏微也祭公來逆王后譏失礼也刺家父求車武氏毛伯求賻金王人救衛王師敗於貿戎天王不養出居于鄭殺母弟王室亂不能及外分爲東西周無以先天下召衛侯不能致遺子突征衛不

能絶伐鄭不能從無駭滅極不能
誅諸侯得以大亂篡弑無已臣下
上偪僭擬天子諸侯強者行威小
國破滅晉至三侵周于天王戰于
貿戎而大敗之戎執凡伯于楚丘
以歸諸侯本然隨惡發兵相破夷
人宗廟社稷不能統理臣子強至
弑其君法度廢而不復用威武絶
而不復行故鄭魯易地晉文再致
天子齊桓會王世子擅封邢衛杞
橫行中國意欲王天下魯舞八佾
比繁泰山郊天祀地如天子之爲
以此之故弑君三十二亡國五十
一細惡不絶之所致也

春秋立義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諸山川不在封內不祭有天子在諸侯不得專地不得專封不得專執天子之大夫不得舞天子之樂不得致天子之賦不得適天子之責君親無將匕而諸大夫不得世大夫不得廢置君命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立夫人以適不以妾天子不臣母后之黨親迎以來遠故未有不先近而致遠者也故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言自近者始也

諸侯來朝者得褒邾婁儀父稱字滕薛稱侯荊得人介葛盧得名人

出言如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
王道之意也誅惡而不得遺細大
諸侯不得爲匹夫興師不得執天
子之大夫天子之大夫與我國
同罪執凡伯言伐獻八佾諱八言
六鄭魯易地諱易言假晉文再致
天子諱致言狩桓公存邢衛杞不
見春秋內心予之行法絕而不予
止亂之道也非諸侯所當爲也春
秋之義臣子討賊非臣也子不復
讎非子也故誅趙盾賊不討者不
書葬臣子之誅也許世子止不嘗
藥而誅爲弑父楚公子比脅而立
而不免於死齊桓晉文擅封致天

子誅絶繼絶存亡侵伐會同常爲本主曰桓公救中國攘夷狄卒服楚至爲王者事晉文再致天子皆止不誅善其牧諸侯奉獻天子而復周室春秋予之爲伯誅意不誅辭之謂也

魯隱之代桓立祭仲之出忽立突仇牧孔父荀息之死節公子目夷不與楚國此皆執權存國行正世之義守惓惓之心春秋嘉氣義焉故皆見之復正之謂也夷狄邾婁人牟人葛人爲其天王崩而相朝聘也此其誅也殺世子母弟直稱君明失親親也魯季子之免罪吳

季子之讓國明親亡之恩也闇殺
吳子餘祭見刑人之不可近鄭伯
髡原卒于會諱殺痛強臣專君亡
不得爲善也衛人殺州吁齊人殺
無知明君臣之義守國之正也衛
人立晉美得衆也君將不言率師
重君之義也正月公在楚臣子思
君無一日無君之意也誅受令恩
衛葆以正圖國之平也言圍成甲
午祠兵以別迫脅之罪誅意之法
也作南門刻桷丹楹作雉門及兩
觀築三臺新延廐譏驕溢不恤下
也故臧孫辰請糴于齊孔子曰君
子爲國必有三年之積一年不熟

乃請糴失君之職也誅犯始者省刑絶惡疾始也大夫盟于澶淵刺大夫之專政也諸侯會同賢爲主賢匕也春秋記纖芥之失反之王道追古貴信結言而已不至用牲盟而後成約故曰齊侯衛侯胥命于蒲傳曰古者不盟結言而退宋伯姬三婦人夜出傅母不在不下堂曰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桓公曰無貯粟無鄣谷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宋襄公曰不鼓不成列不阨人莊王曰古者杅不穿皮不蠹則不出君子篤於礼薄於利要其人不要其土告從不赦不祥強

不凌弱齊頃公弔死視疾孔父正色而立於朝人莫過而致難乎其吾齊國佐不辱君命而尊齊侯此春秋之救文以質也救文以質見天下諸侯所以失其國者亦有焉潞子欲合中國之礼義離乎夷狄未合乎中國所以亡也吳王夫差行強於越臣人之王妾人之妻卒以自亡宗廟夷社櫻滅其可痛也長王技死於戲豈不哀哉晉靈行無禮處臺上彈羣臣技解宰人而弃漏陽處父之諫使陽處父死及討趙盾之諫欲殺之卒爲趙穿所殺晉獻公行逆理殺世子申生以

驪姬立奚齊卓子皆殺死國大亂四世乃定幾爲秦所此下疑少一字從一作徒非驪姬起也楚昭王行無度殺伍子胥父兄蔡昭公朝之因請其裘昭公不與吳王非之舉兵加楚大敗之君舍乎君室大夫舍大夫室妻楚王之母貪暴之所致也晉厲公行暴道殺無罪人一朝而殺大臣三人明年臣下畏恐晉國殺之陳侯佗淫乎蔡匕人殺之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左右備二師以備不虞今蔡侯恣以身出入民間至死閭里之庸甚非人君之行也宋閔公矜婦人而心妬與大夫万博萬

譽魯莊公曰天下諸侯宜爲君唯魯侯尒閔公妬其言曰此虜也尒虜焉知魯侯之美惡乎至万怒搏閔公絕脰此以與臣博之過也古者人君立於陰大夫立於陽所以別位明貴賤今與臣相對而博置婦人在側此君臣無別也故使萬稱他國卑閔公之意閔公籍萬而身與之博下君自置有辱之婦人之房俱而矜婦人獨得殺死之道也春秋曰大夫不適君遠此過也梁內役一作取民無已其民不能堪使民比地爲伍一家亡五家殺刑其民曰先亡者封後亡者刑君者

将使民孝於父母順於長老守丘墓承宗廟世世不祀其先今求財不足亡行罰如將不勝殺戮如屠一作從仇讎其民魚爛而亡國中盡空

春秋曰梁亡者自亡也非人亡之也虞公貪財不顧其難快耳說目受晉之璧屈產之乘假晉師道還以自滅宗廟破毀社稷不祀身死不葬貪財之所致也故春秋以此見物不空來宝不虛出自内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此其應也楚王行強乎陳蔡意廣以武不顧其行慮所美内罷其衆乾谿有物女水盡則女見水滿

則不見靈王舉發其國而役三年不罷楚國大怨有行暴意殺無罪臣成然楚國大憊公子棄疾卒令靈王父子自殺而取其國虞不離津澤農不去疇土而民相愛也此非盈意之過耶魯莊公好宮室一年三起臺夫人內淫兩弟匚兄子父相殺國絕莫繼爲齊所存夫人淫之過也妃匹貴妾可不慎邪此皆內自強從心之敗己見自強之敗尚有正諫而不用卒皆取亡曹羈諫其君曰戎衆以無義君無自適一作敵君不聽果死戎寇伍子胥諫吳王以爲越不可不取吳王不

聽至死伍子胥還九年越果大滅
吳國秦穆公將襲鄭百里蹇叔諫
曰千里而襲人者未有不亡者也
穆公不聽師果大敗殺中匹馬隻
輪無反者晉假道虞以公許之宮
之奇諫曰脣亡齒寒虞虢之相救
非相賜也君請勿許虞公不聽後
虞果亡於春秋明此存亡道可觀
也觀乎薄社知驕益之罰觀乎許
田知諸侯不得專封觀乎齊桓晉
文宋襄楚莊知任賢奉上之功觀
乎魯隱祭仲叔武孔父荀息伐牧
吳季子公子目夷知忠臣之效觀
乎楚公子比知臣子之道效死之

義觀乎潞子知無輔自詛之敗觀乎公在楚知臣子之恩觀乎漏言知忠道之絶觀乎獻六羽知上下之差觀乎宋伯姬知貞婦之信觀乎吳王夫差知強凌弱觀乎晉獻公知逆理近色之過觀乎楚昭王之伐蔡知無義之反觀乎晉厲之妄殺無罪知行暴之報觀乎陳佗宋閔知妬淫之過觀乎虞公梁亡知貪財枉法之窮觀乎楚靈知苦民之壞觀乎魯莊公之起臺知驕奢淫泆之失觀乎衛侯朔知不即召之罪觀乎執先伯知犯上之法觀乎晉郤缺之伐邾婁知至下作

福之誅觀乎公子翬知臣窺一作規
君之意觀乎世卿知移權之敗故
明王視於冥冥聽於無聲天覆地
載天下萬國莫敢不悉精共職受
命者不示臣下以知之至也故道
同則不能相先情同則不能相使
此其教也由此觀之未有去人君
之權能制其勢者也未有貴賤無
差能全其位者也故君子愼之

春秋繁露卷第四

蘭雪堂學野活字版印行

北京圖書館藏